

季羨林：我是典型的「雜家」

□ 卜昌偉

季羨林學貫中西、享譽中外、德高望重，是名副其實的學術巨擘、國學大師，被譽為「國寶」。大師在自傳中寫道：「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，語言、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，對比較文學、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，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『雜家』。」他還多次公開表示拒絕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國寶」等稱號。

季羨林，字希逋，曾用名齊奘，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（現改臨清市）的一個小村莊——官莊。該縣在山東西部幾乎是最窮的縣，官莊在窮縣中的窮村，季羨林的家在全村中幾乎是最窮。季羨林出生後，家境仍然異常艱苦，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，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；沒有錢買鹽，把鹽鹹地上的土掃起來，在鍋裡煮水，醃鹹菜。一年到頭，就吃這種鹹菜。

求學濟南 負笈清華

好在季羨林在故鄉只待了6年。在6歲那一年，他離開父母，離開故鄉，叔父把他接到濟南上私塾。季羨林當時並不用功，玩的時候多，唸書的時候少。對正課不感興趣，但是對小說情有獨鍾。書桌上擺着《四書》，看的卻是《彭公案》、《濟公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。這個時候也開始學英文，當時英文對他來說，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：那些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，居然能發出音來。

綜觀季羨林的童年，從一片灰黃開始，貧困、單調、死板、固執，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。

季羨林在十三四歲時上了濟南當地一所三流學校正誼中學。季羨林還是不喜歡唸書。對課堂和老師的重視遠遠比不上他對蛤蟆和蝦的興趣。每次考試，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，壞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幾名，在班上總還是高才生。在正誼中學待了三年以後，1926年，十五歲，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，後轉入山東濟南高級中學。高中畢業後，季羨林考入了清華大學。

清華四年，季羨林認為有兩門課對他影響最大：



季羨林住院期間，醫護人員為他慶祝生日

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「佛經翻譯文學」，另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「文藝心理學」，是一門選修課。陳、朱二師的這兩門課，讓季羨林終生受用不盡。1934年，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，專修德文。

清華大學畢業後，山東濟南高級中學校長宋還吾託人遊說季羨林回母校任國文教員。當時除了這條路以外，季羨林已無路可走，於是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。

留德十年 北大任教

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遠非季羨林的夢想，他急切希望出國留學，於1935年夏入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書。

季羨林認為，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過程中，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十年，他的學術研究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，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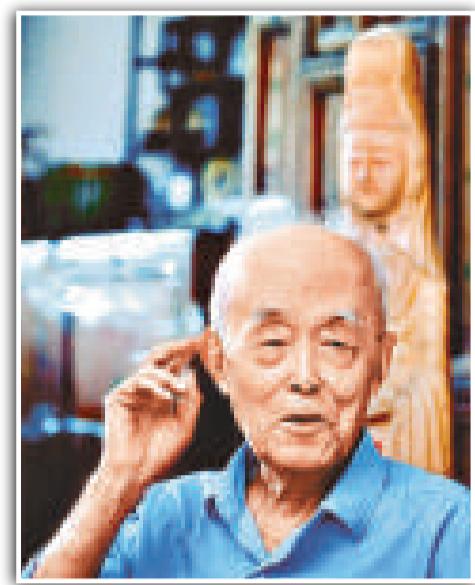
在哥廷根的十年，對於一介窮書生的季羨林來說，他所擁有的就是時間和書籍。學校孤獨寂靜的環境，正好給了他空前絕後讀書的機會。這個時期，他大致閱讀兩大類類，一類是有關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書籍，另一類是中文書籍。這一時期，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，季羨林都要閱讀，對當時世界上梵文、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，心中有了大致的輪廓。在哥廷根，他主修印度學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，並留校進行研究工作。

1945年秋，季羨林從哥廷根到了瑞士，等候機會回國。

1946年春夏之交，季羨林回到中國。經由陳寅恪介紹，北大校長胡適之、代理校長傅斯年接受季羨林去北大任教。北大圖書館藏書雖多，但是有關季羨林專門研究範圍內的書卻不多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季羨林真如虎落平川，縱有一身武藝，卻無用武之地。季羨林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，卻是一籌莫展，無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譯工作。從1946到1950年，季羨林寫下了《柳宗元〈黔之驥〉取材來源考》《〈儒林外史〉取材的來源》《從中印文化關係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》《佛教對於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》等一系列著作。

然而好景不長，1950年到1956年，季羨林和北京大學的同事們陷入了會議與批判的漩渦中。「批判除了寫文章以外，就是開會，開會與批判緊密相連，於是無日不開會矣。詩人馮至套用李後主的詞，寫了兩句話：『春花秋月何時了？開會知多少。』從中可見當時我們的心情。」季羨林曾回憶說。

這期間，季羨林並沒有停筆，還是進行着學術研究，如《史學界的另一個新任務》、《介紹馬克思



季羨林生前拒絕「國學大師」、「國寶」等稱號，希望以「雜家」終老

《印度大事年表》》、《隨意創造複音字的風氣必須停止》、《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》。

牛棚歲月 學術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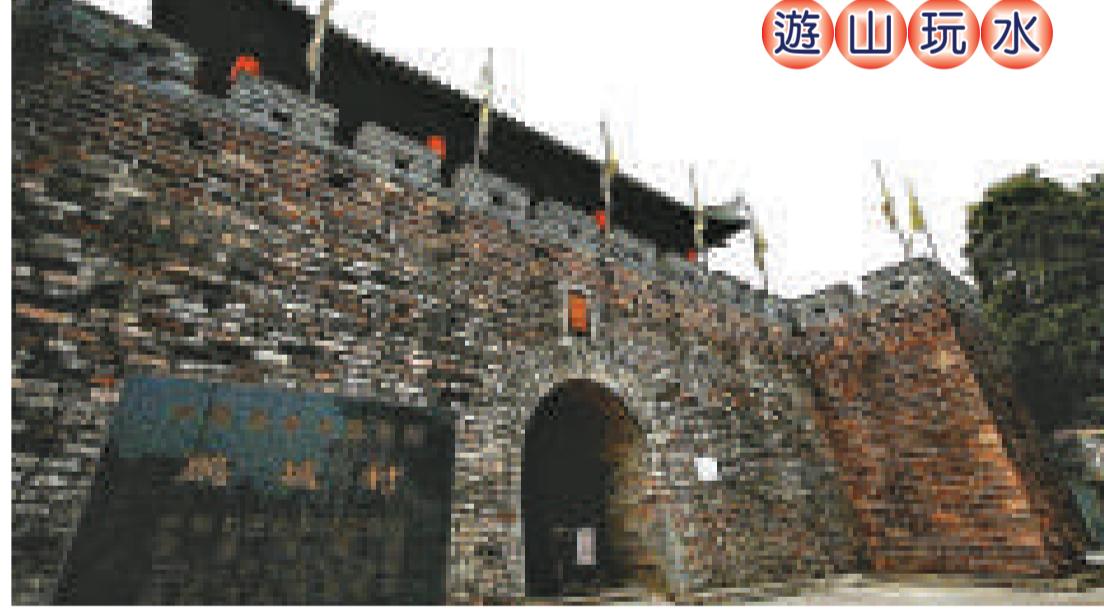
1966年至1977年，這段日子讓季羨林回想起來，宛如做了一場噩夢。在這十年內，季羨林除了開會，被「打倒」，被關進牛棚，被批鬥，被痛打之外，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搞學術研究。到了後期，他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，收發信件和報紙，傳送電話。「我作爲一個『不可接觸者』，枯坐門房中，有時候忙，有時候又閒得無聊。讓珍貴的光白陰白地流逝，我實在不甘心，挖空心思，想找一點事幹。想來想去，最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：翻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《羅摩衍那》。」季羨林回憶說。當時季羨林所需要的正是這種時間拖得很長的工作，目的只在驅除寂寞。至於出版，他連想都沒有想過。

1978年，學術春天來了。「在這種非常好的政治大氣氛下，我個人也彷彿從冬眠中醒來了，心情的舒暢是從來沒有過的。」季羨林感慨地說。這期間，季羨林研究印度史，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，研究印度佛教史，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，並撰寫了包括《〈西遊記〉裡面的印度成分》、《〈羅摩衍那〉淺論》、《〈大唐西域記〉今譯》、《吐火羅語A中的三十二相》、《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》、《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》等多部重要著作。

季羨林認爲，從以上著述中清楚地看到，他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，語言、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，對比較文學、民間文學等也有濃厚興趣，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「雜家」。「我原以爲，我成爲『雜家』是被環境逼出來的。現在看起來，似乎並非如此，我真好像是有一些『雜家細胞』。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，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，還樂此不疲，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？我早已年逾古稀，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，我恐怕將以『雜家』終了。」季羨林說。

（摘自《京華時報》）

遊山玩水



大鵬所城

深圳東部的盡頭，是近年新興的旅遊點。

被譽為「深圳八景之首」的「大鵬所城」佔地十一萬平方米，始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（公元1394年），為明代抗擊倭寇而設立的。深圳今稱「鵬城」，即源於此。

明代大鵬所城有武略將軍劉鍾、徐勤，清代的大鵬所城有賴氏「三代五將」、劉氏「父子將軍」等明清兩代十幾個將軍，因此享有「將軍村」美譽。

□ 懷舊堂主 圖、文

我的堂叔南海十三郎

□ 江沛揚

香江梨園

抗日戰爭前、抗日戰爭期間以及戰後一段時間，我的堂叔父南海十三郎都和我在一起。耳聞目睹，他的事我是很熟悉的。

原籍南海 排行十三

1908年，原是清末翰林江孔殷的家中婢女、末入室的第六夫人杜氏，誕下一個相貌古怪、瘦小的男孩後，隨即難產而死。孩子交給乳母「四嬌」撫養，取名譽鏘，又名楓，長大後取個藝名叫「南海十三郎」——因爲他原籍南海縣，在衆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三。

在江孔殷的私邸「太史第」（坐落廣州市河南同德里）長大的十三郎，由於自幼失去母愛，又受到衆多庶母與異母兄弟的白眼，因此養成孤僻、反抗的性格，喜歡調皮搗蛋，但又聰明過人。江孔殷乾脆把廖承志認作義子，並叫十三郎與廖承志結拜爲兄弟。多年之後，十三郎仍常在人們面前津津樂道提到「廖伯伯」、「廖母伯」和「承志」。

十三郎自小就有戲劇天才，常常模仿粵劇語言，連日常講話也愛用唱腔。有一次他在兄弟姐妹面前講述一個旅客在火車站丟失行李的故事，連演帶唱說：「我的行李，放在路邊，忽然不見了，是何緣故也耶？」逗得大家捧腹大笑。自從被南武中學開除後，十三郎無所事事，更加潛心研究粵劇，經常自演自唱，加上江孔殷在海珠戲院長期定了幾個座位，讓十三郎有機會觀摩到許多名伶的演唱，各種唱腔做工、名家腔喉、名角唱法、戲路，他無所不曉，表演起來，儼然一個大老倌。他的十一姐曉徵，喜歡創作粵劇，但那個時代女人不能抛頭露面，薛覺先的首本戲《女兒香》，就是江曉徵創作，經十三郎潤色，而以「南海十三郎撰劇」問世。這齣愛情悲劇，久演不衰，有人改編拍成電影《新女兒香》，由任劍輝、伊秋水主演；後來又有人改編爲《血洗定情

劍》，由倪惠英主演。其中一段唱詞，膾炙人口：

女兒香，斷人腸。莫道推花人太忍，癡心贏得是淒涼。莫不是幾百年前冤孽賬！女兒香，蝶兒翔。花開花落等閒視，莫怨東皇錯主張。女兒香，最不祥。一任花容培植苦，春來依舊過東牆。也不過是遭人玩賞。女兒香，最不祥。一俟落紅成雨後，再無人問舊瀟湘。

但十三郎未能以戲劇爲職業。20世紀30年代初，他考入香港大學醫科，爲追一位女子阿莉，放棄學業，追到上海，但阿莉不領情。失戀的十三郎剛好遇到上海「一二八」抗戰，他的九兄譽題，是抗日英雄譚啓秀的副官，英勇殺敵，令他深受鼓舞，跳出感情的泥沼。

抗日期間 參加救亡

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十三郎再次去香港，與漫畫家林檎住在一起，並參加李晨風、盧敦、王鏗等人組織的「時代劇團」，演出曹禺的《雷雨》等話劇。十三郎編寫借古喻今的戲劇給劇團演出，一齣《莫負少年頭》，演的是岳飛抗金故事，鼓動抗敵救國，劇終時後台竟大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全場一片激昂。十三郎又常來往於穗港兩地，參加廣州的救亡運動。他的堂兄江冷（筆者父親），創作《抗戰兒歌》，印成小冊子，十三郎拿過來再創作，用粵語唱法，不但唱遍廣州街頭，還唱到佛山，唱到香港。其中三首：《拍大膽》拍大膽，唱支歌，講起日寇罪惡多，殺我同胞兼放火，無端強佔我山河，此仇不報無窮禍，大眾合力把仇鋤！《雞公仔》雞公仔，尾婆婆，侵略軍，死唔錯；來一個，殺一個，來十個，殺十個，殺清光，免遭禍，好機會，莫錯過！《打掌仔》打掌仔，賣鮮魚，鮮魚來自大海裡，大海擺魚唔容易，敵艦逼兇難得去，漁船炸沉漁民死，真慘事，要將後寇來除！

1938年廣州淪陷，十三郎繼續在香港大寫抗敵劇本。1940年，廣東省長李漢魂邀請十三郎去韶關，投入關德興的「救亡劇團」，擔任編劇。1945年初，韶關淪陷，他又率劇團逃到和平縣，堅持演出。直至日本投降後，他又回到香港，常對人說：「士可死，志不可屈。」



南海十三郎的生平 1996年被搬上銀幕，這是香港演員謝君豪飾演的南海十三郎

」他批評香港某些電影太媚俗，有傷風化，因此得罪了一些人，說他是「俊俠」，以致在香港無法立足，生活成了問題。

1947年某日，十三郎回廣州，火車路經增城石灘橋時，他忽然墮下河灘（一說自殺，一說被人推下），被一個農場工人救起，送回太史第，雖經河南紅十字醫院救治，腦震盪始終不痊癒，經常失態。稍爲清醒時，他又搖筆創作，但已大不如前了。

解放後，十三郎去了香港，多次精神失常，流落街頭，薛覺先和梅綺（江孔殷的孫女，著名電影明星，筆者堂姐）都收容過他。最後，十三郎於1984年秋，病逝於香港精神病院，享年75歲。這位多才多藝的粵劇編劇家，一生編寫過一百多部劇本，最後留下一首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墓誌銘（意譯與個人發揮）：

休將吾骨伴墓塵，黃土一杯葬此身；頑石有情充棺椁，千秋猶斥浪英魂！

（摘自豆瓣網）

歷史回眸

舊上海

「三大亨」最終結局

□ 陸茂清

蔣介石將目光定在了上海市市長的職位上。蔣介石既要利用他，又恨他難以駕馭，有心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機，加以抑制，不讓他名正言順重新稱霸上海。蔣對內甚至明確訓示：對幫會的基本政策是取緝。

三大戰役結束，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，開始謀慮去從。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，但他自己判斷反共二十餘年，可謂血債累累，所以不敢不走。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。敗退台灣的蔣介石，曾派俞鴻鈞、洪蘭友等赴港遊說，杜月笙是以疾病纏身爲由推拒。蔣介石於是採取了「神經戰」恐嚇他。

1951年4月初，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傳話給杜月笙：中共正欲與港英當局交涉，要把他押回上海，在清算「四一二」政變大會上批鬥，同時大陸特工潛入港島，如交涉不成時，就將他就地處決。

杜月笙信以爲真，因極度恐懼夜難成寢，日坐愁城，患了嚴重神經衰弱、心臟病。當年7月盛夏，他中風偏癱，這次他拒絕進醫院治療，8月10日以後，杜月笙進入昏睡狀態，水米不進，16日下午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

黃金榮終老滬上

三大戰役落幕，黃金榮決意留在上海不走，是心中有底吃了定心丸。

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、首任淞滬警備司令楊虎，是「四一二」反革命政變中屠殺共產黨人的具體指揮者，與黃金榮屬一丘之貉。

抗戰期間，楊虎失寵，對蔣介石心懷不滿，經周恩來啓發開導，轉化成了反蔣民主人士，抗戰後寓居滬上，與上海地下黨保持着密切聯繫。中共上海局委託楊轉達黃金榮：只要不死心塌地跟着反動派，可既往不咎，不予捕辦，保證人身自由。

黃金榮相信了共產黨的承諾，悠然照過逍遙生活，又訓示徒子徒孫收斂行跡，改惡從善。他雖不再像解放前那樣逍遙作樂，但也還是過着吃好穿好住好的老闆生活。只是畢竟已是耄耋之年，與以前相比落差太大心情不暢；加之家門不幸，媳婦李志清捲了一大筆款資去了香港，終於支撑不住病倒，於1953年6月22日去世。這年他86歲。臨終前他斷斷續續地說：「我的一生都風掃葉落去了！」

（摘自《中外期刊文萃》）

「半夜食黃瓜，唔知頭共尾。」對於某一件事的發生，全無所知之謂也。

「話頭醒尾」，有「舉一隅而三隅反」之意，極喻人之悟性強，和聰明透頂也。「兀起條辯尾鬆人」，極言走得太快也。「起尾注」，爲人所算，乘其離去或無所備，取去財物之謂也。

「吊住佢尾」，與「釘梢」相同。「爛尾」，結帳結到後來，賴帳不付；或做一件事，到頭來卻無所交代之意。「睇頭睇尾」，爲人看顧地方或幫忙招呼生意之謂。

（摘自《廣東話再譯》，博益出版社）

（摘自《廣東話再譯》，博益出版社）

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，是舉國皆知的舊上海「三大亨」，隨着世道變遷，「三大亨」終於走向窮途末路。

張嘯林槍下斃命